

鄭振鐸

《貓》

我家養了好幾次貓，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。三妹是最喜歡貓的，她常在課後回家時，逗著貓玩。有一次，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。花白的毛，很活潑，常如帶著泥土的白雪球似的，在廊前太陽光裡滾來滾去。三妹常常的，取了一條紅帶，或一根繩子，在它面前來回的拖搖著，它便撲過來搶，又撲過去搶。我坐在籐椅上看著他們，可以微笑著消耗過一二小時的光陰，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著，心上感著生命的新鮮與快樂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，也不肯吃東西，光澤的毛也污澀了，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，不肯出來。三妹想著種種方法逗它，它都不理會。我們都很替它憂鬱。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，用紅綾帶穿了，掛在它頸下，但只顯得不相稱，它只是毫無生意的，懶惰的，鬱悶的躺著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從編譯所回來，三妹很難過的說道：「哥哥，小貓死了！」

我心裡也感著一縷的酸辛，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！當時只得安慰著三妹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。」

隔了幾天，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裡回來，她道，舅舅那裡有三四隻小貓，很有趣，正要送給人家。三妹便慫恿著她去拿一隻來。禮拜天，母親回來了，卻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同來。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，又被這只黃色小貓吸引去了。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趣、更活潑。它在園中亂跑，又會爬樹，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，它也會撲過去捉。它似乎太活潑了，一點也不怕生人，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，又跑到街上，在那裡曬太陽。我們都很為它提心吊膽，一天都要「小貓呢？小貓呢？」查問得好幾次。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，方才尋到。三妹常指它笑著罵道：「你這小貓呀，要被乞丐捉去後才不會亂跑呢！」我回家吃中飯，總看見它坐在鐵門外邊，一見我進門，便飛也似地跑進去了。飯後的娛樂，是看它在爬樹。隱身在陽光隱約裡的綠葉中，好像在等待著要捉捕什麼似的。把它抱了下來。一放手，又極快地爬上去了。過了二三個月，它會捉鼠了。有一次，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，自此，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的聲了。

某一日清晨，我起床來，披了衣下樓，沒有看見小貓，在小園裡找了一遍，也不見。心裡便有些亡失的預警。

「三妹，小貓呢？」

她慌忙地跑下樓來，答道：「我剛才也尋了一遍，沒有看見。」

家裡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，但終於不見。

李嫂道：「我一早起來開門，還見它在廳上。燒飯時，才不見了它。」

大家都不高興，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，連向來不大喜歡它的張嬸也說：「可惜，可惜，這樣好的一隻小貓。」

我心裡還有一線希望，以為它偶然跑到遠處去，也許會認得歸途的。

午飯時，張嬸訴說道：「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，她說，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，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。」

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。三妹很不高興的，咕嚕著道：「他們看見了，為什麼不出來阻止？他們明曉得它是我家的！」

我也悵然的，憤恨的，在詛罵著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人。

自此，我家好久不養貓。

冬天的早晨，門口蜷伏著一隻很可憐的小貓。毛色是花白，但並不好看，又很瘦。它伏著不去。我們如不取來留養，至少也要為冬寒與飢餓所殺。張嬸把它拾了進來，每天給它飯吃。但大家都不大喜歡它，它不活潑，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，好像是具著天生的憂鬱性似的，連三妹那樣愛貓的，對於它也不加注意。如此的，過了幾個月，它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。它漸漸的肥胖了，但仍不活潑。大家在廊前曬太陽閒談著時，它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。三妹有時也逗著它玩，但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。有一天，它因夜裡冷，鑽到火爐底下去，毛被燒脫好幾塊，更覺得難看了。

春天來了，它成了一隻壯貓了，卻仍不改它的憂鬱性，也不去捉鼠，終日懶惰的伏著，吃得胖胖的。

這時，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，掛在廊前，叫得很好聽。妻常常叮囑著張嬸換水，加鳥糧，洗刷籠子。那只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，似乎也特別注意，常常跳在桌上，對鳥籠凝望著。

妻道：「張嬸，留心貓，它會吃鳥呢。」

張嬸便跑來把貓捉了去。隔一會，它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著了。

一天，我下樓時，聽見張嬸在叫道：「鳥死了一隻，一條腿被咬去了，籠板上都是血。是什麼東西把它咬死的？」

我匆匆跑下去看，果然一隻鳥是死了，羽毛鬆散著，好像它曾與它的敵人掙扎了許久。

我很憤怒，叫道：「一定是貓，一定是貓！」於是立刻便去找它。

妻聽見了，也匆匆地跑下來，看了死鳥，很難過，便道：「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有誰？它常常對鳥籠望著，我早就叫張嬸要小心了。張嬸！你為什麼不小心？」

張嬸默默無言，不能有什麼話來辯護。

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。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，想給它以一頓懲戒。找了半天，卻沒找到。我以為它真是「畏罪潛逃」了。

三妹在樓上叫道：「貓在這裡了。」

它躺在露台板上曬太陽，態度很安詳，嘴裡好像還在吃著什麼。我想，它一定是在吃著這可憐的鳥的腿了，一時怒氣衝天，拿起樓門旁倚著的一根木棒，追過去打了一下。它很悲楚地叫了一聲「咪嗚！」便逃到屋瓦上了。

我心裡還憤憤的，以為懲戒得還沒有快意。

隔了幾天，李嫂在樓下叫道：「貓，貓？又來吃鳥了。」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台，嘴裡銜著一隻黃鳥。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！

我心裡十分的難過，真的，我的良心受傷了，我沒有判斷明白，便妄下斷語，冤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。想到它的無抵抗的逃避，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，我的

虐待，都是針，刺我的良心的針！

我很想補救我的過失，但它是不能說話的，我將怎樣的對它表白我的誤解呢？

兩個月後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鄰家的屋脊上。我對於它的亡失，比以前的兩隻貓的亡失，更難過得多。

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！

自此，我家永不養貓。